

诚信内涵解析

杨 方

〔摘要〕 诚信的词源学含义就是诚实守信,由“诚”的“以行成言”之本源含义和“信”的“以言立身”之本源含义派生而来。但是,诚信的词源学含义并未完全覆盖其伦理学语义。后者有三个层次,它们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一个语义结构。概而言之,在伦理学语境中,诚信意指一个人在心意、言语和行动上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真诚无妄、信实无欺、信任无疑。

〔关键词〕 诚信 内涵 词源学含义 伦理学语义结构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05)03-0024-03

在当前中国学者有关论著中,对诚信这一概念的解释多种多样,使一般读者们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对其内涵做一番清理。

一、诚信的词源学含义

在商代青铜器铭文中,“信”是一个会意字,由“言”和“身”构成。这表明远古先民在造这个字时赋予了它“以言立身”的隐含语义,而这正是后世思想家们把诚信当作一个人“立身行己,应事接物”的根本原则的最初词源学依据。最早在篆书中出现的“诚”也是一个会意字,由“言”和“成”构成。这表明远古先民在造这个字时赋予了它“以行成言”的隐含语义,而这正是后世思想家们强调诚信的根本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最初词源学依据。

现存最早的古汉语词典《尔雅》(由西汉初年学者们对前人著作加以汇编整理而成)的编纂者们没有解释“诚”和“信”,但用“诚”和“信”解释“忱”、“谌”、“直”、“孚”等其他语义近义的词:“忱,信也,诚也”;“谌,诚也,信也”;“直,信也”;“孚,信也”。由此可以推定,《尔雅》编纂者们视“诚”和“信”为可以通用的同义词。东汉语言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以“信”释“诚”,又以“诚”释“信”:“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顺便指出,他像《尔雅》编纂者们一样也以“诚”和“信”解释“忱”、“谌”、“孚”:“忱,诚也”;“谌,诚谛也”;“孚,孵也……一曰信也。”古代语文学家们以“诚”和“信”

互释,无助于人们更细致更深入地理解“诚信”的内涵。不过,他们以“诚”和“信”解释其他近义词,倒是可以扩展人们对“诚信”的理解。

语词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异,其一般趋势是内涵逐渐丰富。这一点反映在词典编纂中,就是语词的义项与时俱增。现代汉语词典对“诚信”的解释就比古代汉语词典对它的解释要丰富具体一些。现代中国词典编纂家夏征农主编的《辞海》(1999年版)中没有“诚信”词条,但有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词条。从对“诚信原则”的解释可以看出,《辞海》编纂者们重视“诚信”的以下两个语义:“诚实”和“信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版)对“诚信”的解释是:“诚实,守信用。”可见,上述现代词典皆以“诚实”和“[守]信用”来解释“诚信”。这表明它们都把“诚信”当作一个由“诚实”和“信用”缩合而成的联合词。这是望文生义的结果。如前所述,“诚信”是一个复义词,由“诚”和“信”这两个语义近似甚至相同的词素叠加而成,而不是一个联合词,由“诚实”和“信用”这两个语义虽相关但不同的词语综合而成。“诚信”的语义中确有“诚实”和“[守]信用”两个义项,但它们为“诚”和“信”这两个词素所固有,而不是“诚实”义项属于“诚”,“信用”义项属于“信”。

综上所述,诚信的词源学含义就是诚实守信,由“诚”的“以行成言”之本源含义和“信”的“以言立

身”之本源含义派生而来。“诚”和“信”中皆有“言”字,可见古人最重视言语的诚信(简称言诚)。但诚信显然不限于言语的诚信,还有心意的诚(简称心诚)和行动的诚信(简称行诚)。当然,言语的诚信在诚信的三个方面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因此古人对它特加关注不无道理。

二、诚信的伦理学语义结构

诚信的词源学含义并未完全覆盖其伦理学语义。后者有三个层次,它们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一个语义结构。

第一层语义是诚实、真实、真诚,或者不欺诈蒙骗(含不自我欺骗)、不弄虚作假、不伪装矫饰。这层语义就是“诚”和“信”的第一词源学含义。它是诚信语义结构的基础,其他层次的语义必须生长于其上。古代东方思想家们非常重视诚信的这层语义。在作为远古犹太人的基本道德宗教规范的“摩西十诫”(形成于约公元前13世纪)中,有一诫是“勿作伪证”(又译“勿撒谎”)。至于虔信上帝的真诚在远古犹太人的《圣经》(惯称“旧约”)中则反反复复地被强调。中国西周的统治者把“忠”和“信”作为“九德”(形成于约公元前11世纪)中的前两种——其他七种是“敬、刚、柔、和、固、贞、顺”。古代中国哲人们更倾向于从否定方面理解诚信,如“毋自欺”、“真实无妄”、“不自欺不妄”、“不欺于中”、“不妄于外”等等。例如,战国时代成书的儒家典籍《大学》的作者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礼记·大学》)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云:“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同上)南宋著名思想家陆九渊云:“由其不欺于中而言之,则名之以忠;由其不妄于外而言之,则名之以信。”(《陆九渊集》卷三十二)

在论及诚信的第一层伦理学语义时,不能不讨论一下诚信与真实的关系。何谓真实或真理(简称真),这是哲学史中长期争论的一个知识学问题。我们在此不想介入这种争论,而只想基于真实的较广泛被接受的语义探讨诚信与真实的关系。真实,就其一般语义而言,意指事物向人显现或敞开的本真的样态,用形上学话语来说,意指事物的“是其所是”(to be what it is)。诚信不同于真实,因为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前者属于价值论,后者属于认识论。不过,二者之间又有着深切的关联。简单说来,

真实是诚信的内核和始基。诚信的心意、言语、行动必定是真实的或实在的,即以其本来的样态呈现于人。如果一种心意、一句言语、一个行动不是真实的或实在的,那么抱有这种心意、说出这句言语、采取这个行动的人就不能说是诚信的。

第二层语义是守信、践诺、履约,或者不失信、不违诺、不爽约。这层语义可以从“诚”和“信”的词源学含义直接引申出来。它是诚信语义结构的居中的主体,其他层次的语义经由它联结起来。由于守信、践诺、履约是诚信的易于被觉察到的“外衣”,因此一般人最看重这层语义。而注重可证实性的西方思想家们也特别看重这层含义,他们中有些甚至认定诚信就是守信、践诺、履约。在古希腊学术政治宗教三合一团体毕达戈拉派的行为规范汇编《金言》中,第一条规范就是“敬重誓言”,也就是信守承诺。该派所说的誓言虽主要指人对神所发的誓言,但也包括人对人所发的誓言。誓言比诺言在履约的坚定性方面更进一步。在罗马法中,守信,尤其是经济领域中的守信(如遵守契约、欠债照还),被视为正义的根本要求。在大多数近现代西方思想家们看来,诚信的试金石就是契约,一个人是否诚信以及有多大诚信,就看他是否和怎样遵守契约。古代中国思想家们固然非常重视诚信的第一层语义,但也强调它的第二层语义。先秦思想家们更是把它视为立身做人的首要的或根本的原则。如春秋时代大思想家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一个人若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身处世。春秋时代历史学家左丘明云:“人所以立,信、知、勇也。”(《左传·成公十七年》)在一个人赖以立身处世的三处关键品质(信用、智慧、勇气)中,信用是第一位的。

在这里有必要谈论一下诚信与信用的关系。有些论者强调,诚信不同于信用,其主要理由是:诚信是道德品质,属于伦理学范畴;信用是商业品质,属于经济学范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诚信的确不同于信用,但这并非因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领域,而是因为它们外延不同。诚信可以体现于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各个社会领域(其他领域如日常生活领域、政治法律领域、科学艺术领域等)中,而信用不限于经济领域,还存在于其他社会领域。经济学领域中的信用(简称经济信用)意指一个人或组织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能力的强弱,而一般社会领域中的信用(简称一般信用)意指一个人或组

织兑现自己的承诺的意愿和能力的强弱。一般信用包含经济信用。即便是一般信用,也只是诚信的一个层次(第二层次),而非其全部,诚信比信用的外延大,更比经济信用大得多。顺便指出,把诚信与信用(限指经济信用)对立起来犯了一个常识错误,即认为经济领域中的信用没有道德意蕴。

第三层语义是相信、信任、信奉,或者不怀疑、不猜忌、不阳奉阴违。这层语义不是诚信本身所固有的,因而从“诚”和“信”的词源学含义直接引申不出,但可以从诚信的第一、二层语义推导出来。在诚信的语义结构中,第三层语义是顶层,必须基于第一、二层语义之上才能建构起来。换言之,没有个人或组织的内在的诚实、真实、真诚,没有个人或组织的外显的守信、践诺、履约,就不可能有个人对个人、组织对组织、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的相信、信任、信奉。我们也可以用圆形来类比诚信的结构:如果把相信、信任、信奉(诚信的第三层语义)比作一个圆圈,那么其圆心就是诚实、真实、真诚(诚信的第一层语义),其半径就是守信、践诺、履约(诚信的第二层语义)。作为诚信结构的顶层或外围,第三层语义不太受重视,某些研究者甚至否认诚信有这层语义。不过,若干著名思想家的相关言论表明,诚信含有其第三层语义。例如,孔子论及治国安邦三法宝(足兵、足食、民信)时所说的“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中的“信”就是相信、信任。这句话的大意是:如果民众对统治者缺乏信任,那么政权就不能建立和持存。此外,俗语“心诚则灵”中的“诚”就意指相信、信奉。应予以指出的是,这句俗语中的“诚”指向神的存在、力量、意旨,而我们不相信世上有什么神,因此,相信、信任、信奉的对象不是神

而是人,是人的心意、言语和行动。

关于诚信与信任的关系,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有论者指出,诚信不同于信任,因为诚信是他人和社会对一个人自身的要求,自外而内,而信任是一个人自身对他人的态度,自内而外。这一理解有一定道理,但不够深入。细加分析就可以发现,信任从一种视点看是诚信的一个较高的或在后的层面,从另一种视点看又是诚信的一个较深的或在先的层面。信任是真诚和守信的结果。如果个人与个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以诚相待,互守信用,那么信任就会出现于这三种关系中。就此而言,信任是诚信的较高的或在后的层面。信任又是真诚和守信的前提。如果个人与个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那么真诚和守信将因为风险太大而不可能产生或持存于这三种关系中。就此而言,信任是诚信的较深的或在先的层面。诚信的确不同于信任,但这不是因为它们的主客体关系和目标指向不同,而是因为它们的外延不同——信任只是诚信的一部分,隶属于诚信。信任就是一方基于对另一方的真诚度和守信度的判断而形成的、相信对方将兑现承诺并依靠对方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态度,它是诚信题中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在伦理学语境中,诚信意指一个人在心意、言语和行动上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真诚无妄、信实无欺、信任无疑。

(作者:杨方 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 41008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荀子·不苟》